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一

亡姬陶楚生傳中

卷第三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三

亡姬陶楚生傳中

是夕宿於句曲漏與霜俱下朔風如刃刺人骨
余獨坐理琴神魄忽搖搖不安遂就枕甫瞋眼
夢游一巨澤中有大堤可廣三四丈許堤傍夾
以垂柳柳皆作黃金色堤之外皆澤澤冰跡

作黃金色徧植水芙蓉微風常澠漾余猶以爲
明聖湖畔陰察之已非人間境見諸客聚飲於
堤上余望之可里許皆偉衣冠非人間服俄頃
一羽衣朱顏者緩步而來若迓余者余亦緩步
就之羽衣之後隨一女子亦霞珮雲裙覺有異
然與羽衣者陰相談若抗體者將近則羽衣者
與余揖而女子則却步不前余亦不及熟視但
與羽衣者譚羽衣者曰客從句曲來耶句曲見

爾祖否余曰僕不佞幸託神明之胄然相距三
千載翁何相誑耶羽衣者曰未遑及他此子欲
暫相託煩我爲客一言客無拒也余驚視之恍
然如姬不及答遂驚覺時漏已將絕披衣復起
恍惚不知其狀遂作異夢志明早就道車中不
勝疲往往假寐寐則必見姬及夜卧復然如是
者累七日始抵家道中忽忽因有寄懷之什復
爲今樂府以紀之甫抵家謁太夫人於寢詳道

所交與居太夫人曰我已爲兒卜日矣當在晉
春之十一日吉去此適一月然度兒安可度歲
於家與宗人會顧遠出又安可以不慎試往遍
辭所交新正歸當爲汝戒行余復長跽受命然
念太夫人在堂爲人子者不能奉椒酒爲壽而
歲暮行游殊不堪涕下交頤又不敢道其故以
傷太夫人心太夫人度其意勉曰兒無悲苟能
立當有日也余於是遂趨武林是爲嘉平月之

十三日余抵武林訪姬於家遂見嫗嫗出熟視
余曰此非茅郎君耶郎君之面似信人也兒不
爲郎君詒余詫曰嫗善相耶何一見乃爾嫗曰
妾不善相兒善相耳兒之父工相人之術以僻
在郊野無可當其相者故以女女我今兒不工
相人之術而能用其意故傾心於郎君妾知兒
不爲人所詒今見郎君果然兒尚在某生家知
其將行矣郎君但稍避之使某生不聞則必趨

袂中無疑也余奇嫗因與言嫗遂爲道本末余
曰無駭我卽出當必不疑嫗詰其故不答遂止
於湖上越三日爲十六日方坐湖傍危樓上嫗
不使人通忽趨進呼曰郎君安在哉卽淚下不
自禁曰不意今日復相見也已而復抵掌歡笑
因問計所出余意將力辭之故未欲盡言曰姑
徐之客方滿坐於是遂登舫客皆善談者或以
名理叩余余未及答嫗卽據席縱譚語盡玄妙

客皆退避不言。余於是與揚扈。今古品隲人物。次第有韻無韻之言。以及稗官小說。古今樂府。無不恰合。客咋舌良久。於是有善談經世之術者。忽論屯田水利。邊塞風俗。意以此難。姬姬亦隨答響應。客或有力。詆李卓老者。姬爲極辨。及議論所及。則又往往與卓老不合。余於是益奇姬。旣而喟然曰。胸中苟無如許。烏敢以目相天下士哉。及月上。維舟於斷橋下。是夕望武林之

俗游於湖者及暮而返故游船中絕無燈燭卜
夜之具四方之來客者或於月夕披覽求一土
著之客不可得也是時嚴冬四方之遊客皆不
至及更鼓初動已杳無人跡霜侵纜舟石至舉
足不可辨余乃張席船頭飛爵如雨姬復以異
辭偉論爲下酒和霜而飲客皆不知寒忽聞橋
有歌者聲問之榜人言不知所自客有登艦樓
望之者則見一長髯鶴髮之客挾二青衣踞坐

斷橋之上青衣爲歌聲徹雲漢而微次其宮商
似郊廟所奏雅樂坐客皆駭以爲人間無此聲
余往遊長安曾觀南郊大禮故庶以此擬之客
亦有曾聞之者皆頷不已然以爲大同而小異
姬曰兒未曾遊長安且女子何繇與大禮然其
聲似習聞之不可不一往觀余畱兩客居艦樓
上恐其匿避則遙望其所之而自攜姬及數客
躡霜觸風往觀之至則寂無人駭歸舟猶疑其

驚去及問所畱艦樓客則以爲諸君將登舟猶
在橋上但不聞歌聲耳見諸君近其傍若不見
者方深訝之今且并去矣客皆駭姬沉吟不已
余心異之恍然思夢中羽衣人與霜月之下所
遙望者若相似也然秘不敢言復就席豪飲舟
忽呈瑞生奇雲客皆仰觀倏忽而撤及旦不與
席者勿見也已而復撤席環坐余往在金陵道
中所著今樂府坐客有習之者布之曼聲亦不

道其所以歌竟姬問余曰兒頗悉今人樂府然
譜中不載此詞誰爲此新聲者其才清以婉其
思遠以深其調和以正非君之才當不及此但
未審其所述耳客有袖中出異夢志者余初欲
秘之不意爲客所洩恐益堅姬之意不可以辭
詭曰邈矣鬼神况吾輩筆端亦安可盡信哉姬
曰兒固知君不善妄言者無反詒遂復飲飲罷
與姬復上危樓就寢姬謂余曰客去矣可以言

矣余曰固然卿毋訝卿向以身相許余未敢以
聞命也今且值家難將浪游不足以爲卿辱第
向所許卿者今當爲謀之卿可徙家廣陵余且
游白下所隔僅一江可朝呼而夕渡苟此生意
不已卿當聞我我當爲卿計耳姬苟重離土我
能爲卿謀姬扼臂嚙肉曰是何言歟兒不欲負
父念故慎擇以嫁往嘗與某生遊其才清新俊
逸兒以其骨稍弱又與某生遊其人多機善謀

兒以其才稍詘最後與某生游其才典瞻宏雅
其入深心太力兒又以其時稍扼故未敢以輕
諾今幸見君君復中道相棄兒卽覲顏再游廣
陵悠悠世路且安得如三君子者哉兒辭三君
以就君君復辭兒兒將終老於風塵乎兒曩固
願一死以報父者也今其時矣遂拔余床頭所
懸劍欲自決余急止之因度其未可以口舌奪
也曰姑俟之當爲卿謀姬復絮絮道衷曲畱連

者四日夜猶未決余偶爲公府所召將往菰城
因一過家理畢歲之務遂與姬辭約爲日五小
除夕之次日當相晤也姬頷之余因送姬還家
復見姬姬曰郎君無作負心人也使兒失其相
余曰我安敢負心哉但恐負姬耳姬復泣下余
強爲別度於廿二日可抵家復二日就道則是
日次可以如所約不意值邑中有大徭役爲公
府所畱廿三日始發於菰城恐失約於姬欲以

書聞又恐奴誤投遂函書然明而中附尺素道不得已改期於廿八日奴於小除夕始抵武林然明以暮夜不及通於明早約姬往湖頭觀書會然明南山之竹閣成因約姬往觀姬聞外言茅郎君有信使至適臨妝鏡披髮不及握親出索書然明之使詳道所以姬卽命肩輿往是爲廿五日余於廿四早抵家竟日卽畢諸冗於是夕復理棹及午至武林未及就館舍卽趨至姬

家姬已赴然明觀書之約矣見姬姬怒曰何郎
君之妄也頃汪季以郎君有書至約兒往觀甫
去郎君復至妄在郎君耶抑在季耶余曰不在
季雖然我何敢妄向恐失期於姬故復改約今
得如前所期幸甚姬無怒急導我往索我當爲
姬具言之姬曰季方約觀書遂游南山竹閣度
郎君復至湖上可已暮季尚杭之俗必已返棹
令試馳錢塘門索之可得也余遂索姬家人辨

舟至則杳無蹤恐其泊湧金門復截湖而渡是
夕風聲如霹靂怒濤撲天兩峰雲脚皆爲風所
黑扁舟幾覆者數四挾一客俱客不勝寒方擁
裘抱額伏於艙內余獨臨風坐其上舟觸風不
可急渡抵湧金漏已兩下矣同姬家人索舟尚
不可得因季巨艦亦扼於風尚隨流上下未能
泊岍余復從湧金尋往南山道相去不一里遙
復更餘始方舟然明聞余至大咤客皆驚起姬

幾不自持然見余殊無所言然明叩其故余爲
歷歷道之然明曰君子固不可測也楚生聞子
信使至披髮就觀一得子之書不啻如獲十城
竟今日之會反覆玩味且津津談子不已也子
亦蠲百冗冒嚴風以就見度二君必深有所言
也乃今相視而已何居余唯唯曰子暮宜歸矣
然僕館舍在錢塘今風不可以扁舟驚楚生欲
假子之巨艦往子能命危濤以待良足當臨叩

令也然明速命治具而與客連袂登岬因揖謂
余曰自今而後僕未敢以見也當有所遲余詢
其故曰姑徐言之余遂與姬相對飲向所擁裘
抱額之客亦禦之以酒抵錢塘漏已四下余已
沉醉姬亦陶然遂寢於館舍復居五日遂爲除
夕五日中姬意愈篤而余不勝姬殷殷益恐負
之深且度首春十一日之期已將逼矣遂於是
夕買舫沽醕以爲守歲飲因欲與姬言酒半酣

姬謂余曰湖中度歲者絕少今長堤上下十里
寂無人聲試與君一踏當傲殺儉父耳余唯唯
遂自斷橋步至孤山將返姬執余之手曰嗟嗟
茅郎事已至此將奈之何君衷言未吐忽忽十
日今除夕矣兒亦願君爲兒除十八年作惡春
光耳余曰主臣雖然今日負卿罪小異日負卿
則罪大向常與嫗言之矣卿知我深必期我遠
我方以七尺之軀付之狂濤怒波之中異日者

落魄以死將何以見卿地下我今日之事易易
江灌將軍使酒魏其族負意氣如灌者何益哉
我不爲也姬方嗚咽將有所言而余語未竟姬
忽驚仆指曰茲何爲者耶余反顧則見一物陰
躡其後三尺而偃狎怪詭行如猿狖叱之則
却忤怒追之則反止作鬼聲呼咄咄嗚嗚若有
所言也者余驚異遂不追怪亦不見是夕晦因
武林之俗除夕民家俱妄効大禮柴以享天故

火光四起湖水盡赤兩堤上照耀如白日余與
姬皆驚遂坐於堤上姬曰以今日之事合於曩
之兆天方命之君其奚辭余曰雖然當卜之使
終余之身可不負卿則何待於天命苟其不然
雖違天不祥寧負天不負卿也姬曰明早兒與
君同禮天竺因假以龜筮何如余曰諾遂相攜
登舟坐客四五人皆未醉因復飛觴無算余素
好飲見湖上除夕巨麗甲天下不覺爲浮白者

數四姬亦若幸事將就者巨觥屢命盡破平生
飲量遂相攜復登危樓枕藉以待曉曉起宿醒
猶在也姬促之行遂連轡走馬及三竺之麓時
尚未曙杭之優婆夷以及行脚衲子皆已先後
進禮佛而士大夫及商賈百工則方有事間里
無一出游者忽見友人張德懋已踞坐一石余
異之據鞍詢其故德懋曰良奇余昨竟夕不能
寐將曉夢一怪形之鬼告曰急趨天竺以待旦

客客至則告以我語事在不疑無庸卜也余與
姬因爲德懋道始末德懋者亦武林拔俗之士
也才傾天下好奇策亦且負氣無所顧余素
兄事之近年德懋以好方外學往往居山中故
此游與德懋甚疎德懋亦不知也及相見驚駭
遂共禮大士不卜而還從神命也出而憩於故
司成馮先生之快雪堂觀遊客如織姬謂余曰
與曩夕杳寂何頓殊耶然曩之風景實勝於今

余頷之姬曰兒亦然矣寧爲曩而不爲今德懋
大賞擊節因曰鬼神託我以宣言我不可辭我
當爲二君作媒始楚生大喜遂舉觴壽德懋德
懋以間里事未畢遂先辭余復與姬痛飲於小
閣上出則止於望湖亭驅輿馬去而與姬快譚
於柳下姬因輸袁曲余亦道平生皆似不可使
人聞者而兩人者皆已醉遂狂呼不顧及譚畢
縱視則武林士大夫以及商賈陌野間里之

事而出游者無不竚立聳聽半卽散去半則驚
詫私語不休姬益慷慨自若遂相扶歸次日姬
進謁姬謂姬曰事已成矣幸無負我父及姬矣
姬大喜治具召余因并召德懋德懋笑曰余將
貪天之功余語姬曰雖然不可不聞於太夫人
太夫人方遲我歸以戒行也今當稍緩其期因
走急足聞於太夫人太夫人大喜曰兒將遠遊
婦不可以不侍我兒未嘗離我寒暑飲食無知

其性者且當寥落亦誰慰之今兒賞姬姬必知
兒我當以兒付姬也余之宗人仇余者使人說
太夫人無往恐爲四方口實太夫人怒曰我兒
豈常兒耶我不往則兒必不敢成遂促駕至躬
爲治簪珥帷幄之事遂於晉春十一日舉事卽
太夫人向爲余所卜出游之日亦從吉也姬謁
太夫人太夫人更喜曰非汝不能合吾兒意我
老矣爲宗人所侮故使兒遠遊我以兒付汝汝

能識兒於衆人之中必不使兒爲衆人也勉之
姬拜受命余因以板輿侍太夫人周湖上姬亦
從宗人恐余爲金陵游四方之士大夫將以是
薄之不知余固不敢出諸口也遂爲飛語以中
余故交有憐余者恐入其穽遂勸余且歸曰人
將謂子以姬故棄父母辭丘墓捐兄弟割伉儷
而爲汙漫游也太夫人曰不然兒之行以我命
是不足以汙也客曰雖然無爲人所中今當歸

閉戶著書塞耳不納煩聒稍需數月即可策蹇
長安道矣何用遨遊兩都爲余感其言遂受命
初德懋於姬初筭時卽主是說恐余未可說遂
陰爲姬言之姬良信其言於是從與余歸將歸
客曰人非姬姜不能無姬吾爲子而勸子歸無
以歸病姬當爲築別館以貯太夫人亦領之間
之姬姬不欲曰兒當執婦道耳君將以兒爲外
婦哉余亦然之遂歸將戒行忽見一客攜卮酒

來追至則然明也然明曰知郎君孀子必有今日向所欲遲以相見者亦恐貪天之功耳因相笑而別余歸卽同居然猶割數椽不通朔望一進起居耳不謂宗人之計無所施日令鄰媪從與婦婦遂不能忍意欲同居余以告姬然意猶持不可姬曰此亦非久策也當如命遂合而一日夕相見矣嗟乎孰知果如客所料遂不無詬諄然姬事之益恭不形於色但鬱鬱以病病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二

亡姬陶楚生傳下

卷第三十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四

亾姬陶楚生傳下

余趨白下度中秋因辭故所定交之士大夫姬
謂余曰兒善病且居風塵久恐不能舉子太夫
人抱孫之念急不可以見故久誤君向當兒將
謝風塵時有邵家兒字秋水者其標格態致皆

崑崙橘州人兒向標榜之名已大度君亦嘗聞
之兒雅與善其年少且無痼疾可以娠兒向以
受太夫人知恐無以報故曾函書爲道本末彼
亦方擇人未可得報書如約是以君曩走弔德
懋兒令君訪之恐君不許故託君爲兒道意君
歸意已成乃君語甚落落但言彼寄致卿而已
兒疑其有所主故不復言嫗至復寄牘報我方
怪君意不及且以言挑君君屹不動故兒在吳

門時復欲君游武林君故不許兒度以故告君亦未肯卽諾遂忍不言今長干有楊昭生者往在湖上兒一識之其女弟字媚生復遠過秋水年尚幼故向不敢以進然度兩年之內兒亦可以報太夫人也兒雖素昧平生然其人非冷腸者也以赤衷告當無不允者君試往訪之余曰向卿以身許我我恐負卿不欲聞命我豈耽情於此者哉然以終不可辭卿致一入牢籠幾使

我不瞑今幸得同游生平之願畢矣卿無多言
姬曰兒豈不知君哉君往以兒之故不避生死
夫兒之身眇然耳無使兒負心太夫人不以君
之姬蓄兒兒死無以報君方壯無意於此太夫
人年高且夏患難淡欲抱孫如饑渴此非兒所
以報君也余曰雖然安知卿不娠乎我方事行
役欲以慰太夫人者多無暇及也姬曰君無難
於報太夫人兒女子不能有所爲所以報者惟

此耳君弗辭余終不許姬私使人覘之則楊氏已它游矣姬怏怏曰兩謀而不遂天也姑徐之將行又謂余曰兒所以以二姬進者無它以君好奇良家子不解事不足當君意今不意謀不遂君故淡音律兒亦解此試往廣陵擇侍兒十餘令之譜新聲亦可以消我兩人旅愁也余知其意所在終以行役辭姬終怏怏旣渡江喟然曰古稱燕趙多佳人豈欺我哉至睢陽余以車

息馬煩將就寢姬逡巡余詰其故曰見頃從巾
車中察同行者覺有異是不可以不備余笑曰
卷帙敝衣不足爲盜取酒盜方見啗無多疑且
度道里將以一月期孰能晝夜不息以自敝耶
固強之姬終服裹衣嚴待余故有寵膽且度盜
不垂涎遂酣睡息如雷嚮姬終不瞋眼漏三下
盜忽發是夕大風盜順風長呼如驅數百人而
奔姬振余覺余挾姬亦長呼而出盜疑有備爲

少沮余得從傍門出至隙地則已有二盜持白刃以待刃幾中余腕姬急以身掩始得脫復挾姬踰垣者四皆高可丈餘余素不習超距不知所以無墮旣踰垣闢一民家門入匿民家夫已它出其婦疑盜來號泣余以實告婦益惶悚恐盜躡余後將出避余恐其出反爲盜所得復以追余然不能止之姬曰是不可以情告也拔所佩短刃假爲盜以挾之婦見刃不敢出聲余不

意姬臨臥時已有備且善於臨變益自媿不及與姬坐民家盜猶噪呼不已余恐驚姬故以藁語相狎姬亦神色不變徐論盜踪跡盜得余卷帙以爲重貨并初所攜衣篋及道里之費盡棄之去余欲返姬曰寧需之無爲所賣已而復急欲行余疑其先後異姬曰兒初恐盜以得卷帙怒我賣將復來故不欲往今不返則必遠而後省度其省而復來道已遠天將曙彼必不能我

復待曙而歸則向所踰之垣將見其峻益不能
越矣余益歎服遂攜姬而返及返果已覺垣峻
余至泗上謁先大夫祠復改繇漕渠姬益日夜
讀書以伴余爲公車業及入長安四方之客向
與余交者靡不挾胡姬過慰姬必一一見之且
與深談所賞識者二復以進余余辭之姬曰此
亦不足以當君也最後得一趙姬張第五大咻
曰異哉議論風采非今之人當使吳儂退三舍

况其倫類乎復以進余余時與之譚果如姬言
遂詩壇酒社必與俱且時與游山中然姬所期
之事余終不諾姬益與之交好張亦以爲知己
甚歸心姬終欲強余余曰卿方以身居風塵久
恐不能娠張妹何獨異於卿姬曰不然吾相張
必舉子余笑曰爾以父之術相夫猶以父之術
相子乎姬知余意不可奪遂不言余掩關習靜
姬時次第酒茗以待余關中不設榻姬居關外

亦輒夜不解衣帶以俟及余出關則姬亦寢食如常後忽忽不樂余詢之曰父固死矣母尚在兒不能養兒其非人哉余慰之曰勝不勝行將南還還而訪之未爲遲也姬猶不能解已而喟然曰事固有不可爲者吾安能作費長房哉當需以待君耳至夏季余得熱疾不汗幾死姬日夜禱請以身代侍湯藥惟謹無負太夫人託及病起余方周旋壇坫謬稱都講姬晝則慰余起

居無異常時而微察其私則竟夕不成寐余固
詰之曰以君之才豈在一第哉且君年少兒不
欲君速成顧君名日高太夫人望日甚然戰之
勝敗君又不得主苟不能掃清河北將何以報
太夫人并無以復我嫗也余曰固哉功名之士
孰能執券以往卽落魄無狀亦及時而傷之奈
何先沉憂以傷生乎姬許諾然終以不寐且自
壬子元日卽奉戒不茹暈故日瘁及余下第時

先期居蕭寺將徂山中姬使人謂曰郎君氣高不能坐闕下觀新貴人出入欲爲山中游悲哉然安可不一見余余已爲治游具當一過慰我余初入戰時姬日夜禱於神余常恐不勝心厭之及下第以姬望切益羞見姬又重姬之意覲顏一往余故作丈夫態度姬必已不勝愁苦而姬則談笑自若曰一第不可以爲君榮又安足以煩君牢騷乎丈夫無爲人所窺兒已治具且

已邀佐酒者君第往余亦爲之稍解卽策蹇踞
香山碧雲間聽松風如濤舉酒屬客曰新貴人
放眼有山乎曰無也又曰舉卮可無罄折乎曰
不能也曰佐酒者盡一時之勝乎曰不可得也
余曰茲三者吾與諸君當傲之矣客曰雖然微
君之姬不及此遂畱連者數日余因讀書於西
郊之極樂寺越旬日進訪姬姬怡如也反無曩
者之蹙額曰不足介胸懷天欲老君才耳余謬

爲同儕所推兼以先進飾譽自度一第必可得
及遭刖方不勝憤懣非姬日夕相慰幾於賦鵬
初春溪姬已娠余甚喜三月而墮余復甚恚姬
曰天也將何懟至是時復謂余曰兒娠而不能
舉則宿疾之明驗矣故張姝雖韻士乎終不敢
以強君今教坊有兩姝俱未破瓜兒欲爲君謀
之以畢兒之願余屢違姬之意無以答詭曰度
尚幼不能舉子是卽向卿所言楊媚生之流也

姬不能屈然日不慊余以姬意在報太夫人亦
欲抑就之然日夕望姬舉子不欲以它姬進也
余以鍛羽耻入里門且度囊之相扼者將叟張
遂不復治歸計姬曰君才不下長卿終軍然亦
止不過橋無踰關耳安可不近故鄉時時省太
夫人以慰倚闥之望乎余亦念太夫人急遂冒
嚴寒而出客久不能治裝至中道依友人之爲
守者殊備寡人態姬良甘之後藉友人得治裝

姬曰君向以空囊浪遊徒以卷帙僮僕爲盜所
疑今君遊益窮卷帙愈多兒爲君策之第攜腹
笥往餘以待水解僮僕之不任者皆先驅之歸
兒當與君攜一僕一婢各乘小肩輿婢與僕皆
跨以衛則無虞矣余從其說道中不勝寒余壯
丈夫亦且手足爲僵姬若不省者將抵豐沛前
一日有二盜露刃持弓矢相躡者數十里余意
欲爲之備姬笑曰盜覘君耳我行奪甚蕭索彼

必典盡而返苟爲之備則益其疑矣余歎服曰
增竈滅竈皆自卿固非我所及也至徐河已冰
泮遂順流而下不五日抵廣陵舟中之所言唯
以余胤嗣爲急且曰行將覲大夫人矣徒手何
以報泊廣陵則故余所言勝不勝爲姬訪家處
也畱一日卽得其踪跡則已先一歲歿矣姬大
慟遂哭於墓上自爲文以祭其略曰父以相得
兒兒能以相得郎君兒可以見父母以女女嫗

嫗能以母母兒兒可以見母所喜者兒當藉郎
君以聞父母當藉兒以不朽所恨者父母不能
待兒兒恐不能待郎君耳余心惡其言恐遂爲
讖旣而曰亦一時哀悼語耳無足怪及登舫卽
病余至金陵亦以不勝勞苦日呻吟繩牀上兩
病者皆對白日爲無光向所定交之士大夫時
有就余談者或言長干楊宛叔清才穎質不下
古人余不以爲意不意嫗從屏障後聞之及將

度歲余強起姬亦勉盥櫛謂余曰無以破寂寥
向客所言楊宛叔者君試致之來兒將與之譚
余諾適宛叔已他出客有持其書箠以示余者
余袖歸以示姬姬曰自南宋徐夫人而後上下
五百年不可得也趣爲我致來來則大喜曰我
固善相人妹亦不負我此卽向者所言之楊媚
生也今已長及詢之則宛叔猶以小字行而余
偶所見之兩客皆以字稱余病不及詳也遂歡

會而罷余欲召嫗謂嫗曰我無面目見嫗然不
可以我故致卿久睽嫗曰嫗雖老反可待君也
君無疑遂召嫗是時嫗病已將瘳嫗至遂霍然
起嫗曰郎君浪游歸然固有日也吾女急欲報
太夫人今且兩年矣郎君宜善成之管所言邵
家兒向老妾嘗陰與之約以秋盡戰勝負爲期
邵亦堅畱及聞耗度郎君未能歸恐爲客所賣
遂歸一儒生將奈何嫗曰無庸我已得遠勝秋

水百倍者矣因日與余登臨烏傍燕磯暮愁雨
花秦淮諸名勝喟然曰平生慕建業山水今得
縱觀我志畢矣因謂余曰君之體亦日以強太
夫人思相見急君縱不過家當邀太夫人一起
居無久滯也余曰我欲行久矣以病不能起且
奴子傳太夫人命以卿病欲我且無來寧稍需
之姬曰兒病不足慮况兒已復娠試以語太夫
人必色喜雖然兒愈弱必不能支君勿以爲念

余遂諾度道里之期不過二十日因欲渡江訪所知當不踰兩月歸則姬舉與否當是時決矣可以慎待瀕行謂余曰兒尚弱不能侍君行君行無與言者牢騷還故鄉將必神傷兒深以爲憂向屢以人進君君不許君固欲慎重耳今君試載宛叔以往宛叔才人也當深憐之苟當君意卽收之比游者兩載兒意所更者五人而皆不遂兩年歸宛叔未他適不可謂非天也余曰

卿故知我然卿之意欲我舉子藉手以報太夫
人耳今卿已娠何強以所不欲爲余豈不解憐
才者哉然可不惜唇舌焉能身爲標榜乎姬曰
不然兒雖娠不可以保苟可保則姑俟君之歸
以決余不得已允之曰雖然我明將行矣焉能
促之治裝乎事終當已耳姬曰君固不知兒也
兒已陰使人以情輸楊楊已諾將必辭它客而
赴我昨復報我其客亦將行矣君試使人往則

必與俱來余猶未信後果如姬所言臨別姬謂
余曰太夫人久別當從容以盤桓無以兒爲念
幸語太夫人亦弗念兒異日有以報太夫人則
從太夫人繡佛前耳余泣下姬亦潸然余下長
江踰京口順流而游吳門長跪太夫人之前以
道烏烏太夫人亦念姬不置口聞姬則喜不勝
太夫人謂余曰我以兒遠遊不復出戶今將佞
佛於雲棲兒無渡江可遲我於湖上我暫歸卽

當齎飯僧糗糧以來余受命太夫人先歸余復
爲交遊所稽者數日及抵武林則太夫人偶以
目眚未能卽來遲之兩旬日猶未至忽心動晝
臥夢向在句曲所夢羽衣者棹扁舟相訪爲余
道平生余曰翁何來羽衣者曰奉上帝之命欲
召西玄洞主耳余驚覺益不自安遂走急足訊
姬而以書白太夫人欲且止渡江當返金陵省
姬恐太夫人病目急未可以風埃新秋當迎太

夫人於湖上太夫人報曰我已愈行將來兒當
遲我一晝夜一晝夜則太夫人果至至之日猶
言姬已娠我度其就館將躬來視意甚悅甫暮
而南中之訃音至矣是爲癸丑夏四月之廿七
日也余一慟幾死太夫人亦爲之悲泣不進食
者累日余復強起以慰太夫人然以嘔血數升
日夜苦牀褥間太夫人以爲兒亦必不起復不
進食余勉起慰太夫人越十日始能召訃者於

前問其詳訃者曰屬纊之期四月之廿四日也
於時爲已余驚駭往在十六日猶得姬書道無
恙書來八日何脆促乃爾訃者曰孃子於九之
日同嫗立於中庭忽淚數行下曰我負太夫人
我負太夫人嫗詰其故不答隨就寢然亦無他
恙家幾欲遣人報而孃子堅不肯曰太夫人方
相盤桓也我困於娠耳亦無所苦况自郎君行
日進藥餌卽郎君來亦無所加也至十四日老

媼恐遣人以聞入復爲盜所傷頃奴來過於逆
旅尚不能起郎君書至孀子尚起觀亦無他苦
但曰郎君不宜急來以傷太夫人心至廿三日
猶起坐忽指曰致意真君當稍相待也媼詢之
則不答笑曰郎君當知之旋自起沐趺坐版榻
謂媼曰兒向不自知欲以弱女子佐郎君立功
名不意入命局促遂不及相待兒負郎君以郎
在兒可不負媼也但所欲報太夫人者亦有緒

不及覩厥成以爲恨耳復呼蒼頭進曰爲我致
郎君自努力事畢當相見我將待於西玄洞耳
但我所以報太夫人者是在郎君幸無以我死
遂忘其言我居湖上久當埋骨於此遂瞑逝終
無所痛楚是時天方暑經晝夜神色不變當未
卒時夜嘗聞鼓樂聲家人以爲妖孃子獨不怪
未卒前一日有二青衣執拂持旛以迎侍兒亦
具見之孃子曰孃不解恐反驚勿以聞也至是

遂不幸郎君客久囊無餘錢藉向之故交某解
裝以厚殮曰我本意不負姬也姬亦傾出其私
帑以爲治後事且慟哭至骨立幾死嗟乎余何
積孽以觸上帝之忌致帝旣以相假而復奪之
速耶余遊益窮聞姬之變氣益不振無可以報
姬今已卜地於黃雀山其山顛可望湖當以葬
姬因自爲生壙題曰布衣茅止生之墓於願足
矣但姬方欲以報太夫人之事責之余不知余

何以報姬以報太夫人也且欲以報太夫人者
因爲姬立後以奉血食庶爲太夫人償姬矣夫
天不負翁姬不負太夫人而余獨若負姬然西
玄洞主之說幽顯遠近如合節則羽衣者又且
負余矣姬之死余無以不朽姬幸四方之士大
夫異其事相以紀述歌咏之至傾天下則亦千
古悼亡之一勝也客曰良異哉不然何以聳天
下之騷人作者是不可以不傳余勉技淚以授

筆

夢楚生曰余嘗次千古女子與人交者其指頗不合於人然私心獨快之文君奔相如千古以爲有心人也余獨目之曰勢利交何居文君果憐才則臨邛之車馬令之卑遜固讓將安用爲長卿與令當知其深也自此而往信史掌故及稗官野史所述者若章臺柳之識韓君平才交也玉簫之再託韋南康情交也至紅拂之識李

衛公真可謂之意氣交耳逮梁夫人之知韓漸
王又與紅拂異直目之曰鬼神交何也苟非王
之假寐望而似虎梁亦焉能識英雄於卒伍哉
若夫孟光之嫁梁鴻拔哲人於傭卒不可謂之
非奇節也然我獨斷之曰名交蓋鴻此時雖困
淪乎而名已大矣故光曰願得如梁伯鸞者也
千古而下求才交情交意氣交者杳不可得卽
欲得一名交者而欲以東南西北之人動弱質

艷情之女子與之共甘貧賤亦譚何容易哉乃
鬼神者又慳不數與人効靈故上下一二千年
遂使往古擅其勝然自往古以來亦未有合才
交情交名交意氣交鬼神交萃而爲一者也而
姬獨兼之余卽遜管人然往者人以余貧困沮
姬姬屹不顧余寧不驕長卿哉况白頭之吟長
卿與文君幾不能終始夫不以真合者則不能
永好道固然也而余與姬三年如一日姬又當

傲文君矣雖然長卿幸而先文君消渴以死姬
獨棄余而早夭長卿安得無笑人耶中述鬼神
交頗侵李鄴侯之病然異而確又烏可以掩余
卽不佞不能與董狐上下猶欲以外史氏徵今
古於藝苑其寧以身誣